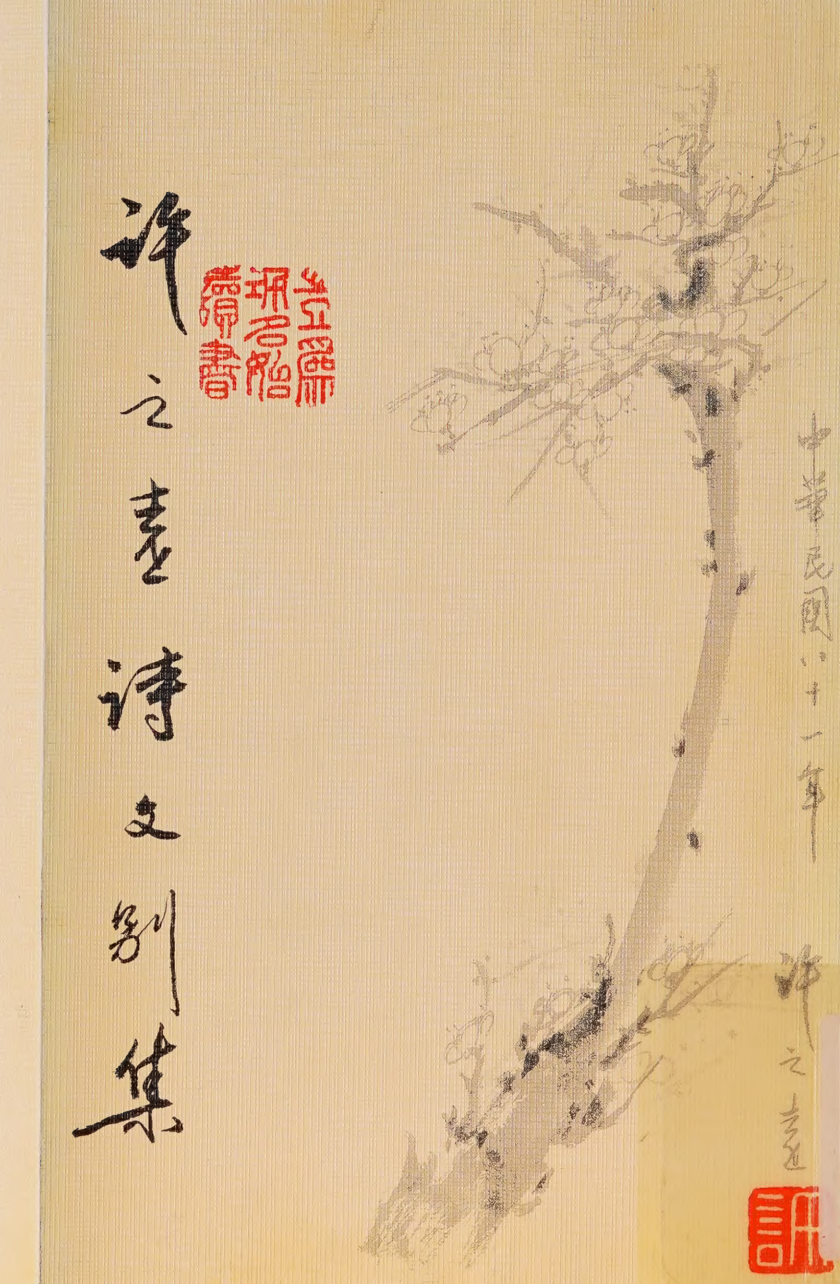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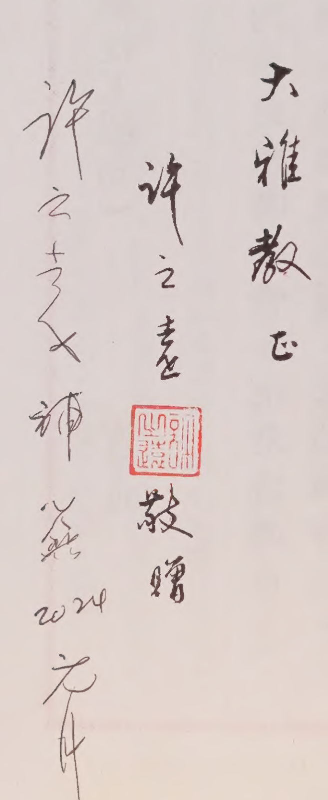
作者簡歷：立法委員
台大法學士
多大文學碩士
世界藝術文化
學院榮譽博士

作者其他著作：

「火花」（文集）
「諤諤集」（文集）
「暗潮」（小說）
「唐人街外史」
（章回小說）
「唐人街之變」
「楓葉奇情錄」
（短篇小說）
「風雨江湖三十年」
（傳記文學）
「許之遠詩詞初集」
「許之遠詩文別集」
「一個中國良心的異議」
（政論，出版中）
「國劇臉譜的研究」(英文)




大維教正
許之遠敬贈
許之遠補簽
2024
元月

題（集杜工部句）

方子丹

時議推前列，光榮邁等倫，把君詩過日，
遇我宿心親，社稷經綸地，江山憔悴人，
有才繼騷雅，詞翰兩如神。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歲次壬申上元節後

序

陳耀南

夫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緯鴻篇於家國，任重責於棟樑，此古之所謂梓材之士也。既弘器識，又擅藝文，余於立法委員許君見之矣。

許君之遠先生，家本粵垣，暫移香島；旋棲加國，義不帝秦。洛磯山之楓葉如丹，尼雅嘉之飛瀑勝雪。建偉業於他邦，懷深愛於宗國，此則廿餘年前，余讀星晚程氏千里生花妙筆之文，所心焉嚮往者也。

庚午仲春，既任立委，遂識荆州。服其才識超卓，詞藝優長，和易近人，時蒙教益——乃知程千里者，即君之筆名；而君之尊翁，即知行中

學舊師復琴先生也。昔緣今會，喜何如之。

許君少小亂離，屢客他鄉；他鄉信美，終非吾土，此君之所以情馳故國也。重以河清難竢，禹域未寧；山雨欲來，瀛洲浪激。孤憤幽憂，遂形翰墨。觀其有質有文，自非少年說恨，啇女言愁之比。善乎其言曰：「士有無可奈何之遇，始成可誦之文；人有無可傾訴之懷，遂鑄可傳之詩」；誠可謂肺腑自道矣。上關廟謨之得失，下存朋友之風義，亦今之詩史也。

若乃問政精勤，多所獻替，僑聲善表於北美，眷愛時關於南嶼，所謂「嘗棲是山，不忍見其焚」者，則智勇且仁；是許君之足式，又

不止詩詞書畫而已矣。

是爲序。

壬申驚蟄　愚學弟陳耀南拜序於香港大學明德格物之樓

例　言

△　拙著「許之遠詩詞初集」刊出後，平日唱酬詩友，有指尚存余和章舊作未見刊者，紛抄錄寄還，高義稠情，感紉無旣，遂生補刊之思。悉歸「復得卷」，其寫作年代，遠近兼雜，應在三十以後者居多。

△　余久爲黃永武教授讀者，其讀余「初集」，以「能詩能詞，宦海所少見」，以余出席立院，覩亂象憂憤，已廢吟詠，認「殊爲可惜，何不以詩紀事，成一詩史？」余感其言，遂又重理文案，適立法院資深委員同仁依大法官釋中央民代任期而退職，遂以詩紀之。而前會期休會間，余兩度隨院組團旅遊，所經佳景，亦以詩紀之。近日同遊諸

君，每請刊出留念，故從議。同歸「復吟卷」。

△余濫竽藝文，詩書畫友好成集或展出，每倩余誌數語爲序。而余服務僑社至今歷三十年，慶弔之文難免，均抱揚善之旨，藉厚末世之薄。亦選刊所存之文言文者而已，白話文者尚待機緣。

△除立法院休假外，議事向忙，未敢以私廢公，推敲乏時，沙石難免，祈大雅君子教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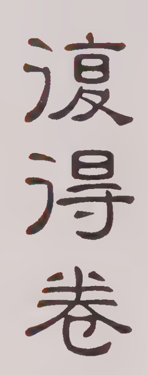
△蒙詩翁方子丹先生集工部句賜題。立法委員、香港大學陳教授耀南學長賜序；謹謝。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元月立法院休會期間許之遠於安大略湖畔小築

目錄

碑記詩畫序卷

祝壽、悼喪卷


復得卷

奉和周務成翁米壽詩

八八紀元八八春。中原漢室久淪秦。公成大雅逍遙客。我尚江湖百鍊身。秦地爭權如割據。漢家好貨學因循。興亡底事誰能管。何似一罇醉此辰。

步陳社長「湖楓詩社七周年感賦」

戴帽遼東厲志堅。每從春酒惜華年。情從芳草天涯渺。思入風雲感慨連。看劍塵封思故土。憑欄衣薄望江天。凱歸尚有平生願。傍水依山三畝田。

奉和長春苑主「七十偶成」

「長春」有幸賴公賢（長春會爲耆老之組織）　梁孟雙輝世外仙。烽火家鄉曾護路（苑主曾爲交警隊長）。丹楓北國好僑緣。黌宮六載堅文礎（苑主失學，只讀小學）。巨筆千秋欲定禪。後學吾流晉一揖。奉觴預祝杖朝年。

題芭蕉圖

近世人間少寫字。拋殘心力待明時。驕陽朗朗薰風到。大葉陰陰飛鳥知。無我更誰能撮合。有君然後染相思。懷中歲歲黃金屋。大腹寬袍遂得之。

奉和陳魯慎翁「送文復會旅行團訪美」

文復會組旅行團訪美，由顧問張達才先生率領成行慎公有詩

壯行色。爰步原玉奉和。

海外傳薪不計勞。名聲此播美京都。三車會友盡才傑。千里壯遊多彥豪。路遠殊方開視野。旅中鎮日勵冰操。吾流翹首歸來日。好與諸君醉舊醪。

奉和文福先生暨夫人「花燭重逢」

一、

曾讀詩文今古篇。如君慷慨幾人傳。當行未解妨清議。先讀欣然爲校銓。海角荒唐還劃地。庸人無賴竟貪天。知公尚有董孤筆。記史何遜司馬遷。

二、

杖朝耋老豈無端。報國緣求心自安。似水年華閒裡度。如棋世局靜中看。孟梁不負三生約。松柏相期百歲寒。聞道詞人多嵩祝。詩翁有和始為歡。

劍向詞長八秩榮壽

一、

龍岡歷代出忠良。極婺星輝比孟梁。失遇當年多抱負。乘桴浮海展名疆。中原板盪傷遊子。蒿目時艱悵望鄉。柳草因風無少定。如公勁節豈尋常。

二、

嵩祝齊眉八十慶。桂蘭並茂葉枝昌。杖朝今日雙張老。護國從來一熱腸。堪羨胸中翻浩氣。久聞腕底出華章。海隅竚看收京日。同入金陵再奉觴。

送譚棣蜜月南遊

赤繩牽動兩情癡。不寫丹青學畫眉。料得江南花似錦。恰當燕爾新婚時。

贈余東興文棠伉儷

早歲南興逐北揚。武文兼資正當行。東樓喜得小棠伴。又到春風滿樹

香。

感事詩兩首

一、

陷人鼠社與狐城。黑白是非總不明。拒入危邦今爭入。紅旗拜罷說忠貞。

二、

劃地分肥又幾周。小人心腹未悠悠。管他南渡君王事。只領薪津望汴州。

拙著「唐人街外史」寫柳鳳飛戲作

楊柳梢頭舊夢稀。海天誰與共忘機。倚樓身在心還遠。詩緒隨風逐鳳飛。

題好鳥集梅圖

三友唯君獨著花。天生國色自容華。枝頭十五能鳴鳥。一唱春風到百家。

其二

門雪勝他一段香。更誰國色接東皇。慕君豈獨林和靖。爭與報春好鳥商。

題蓮花

天壤中隔一凡塵。所以世間多俗人。看看青蓮破土出，應思每日省吾身。

題梅花盛放圖

人寫梅花每瘦寒。冷落孤零一枝安。中華兒女千千萬。我寫梅花飴己觀。

題「安湖詩集」

皓月海潮滿。安湖起漪瀾。名山添一卷。讀罷楚天寬。

書懷 （中堂書送陳劍懷先生）

南陬北極兩曾經，何日中原看曙星，浮海將軍多洗甲，射鵰豎子竟成

名。少年十五離家早，孤憤餘生到海溟，楓葉文章記異國，中宵誰與立新亭。寧擔道義千夫指，不負勞生一劍知。富貴浮雲非所願，千秋事業是吾期。登樓不盡騷人意，下筆何願志士詞。陳子有心憐後學，長歌揮就欲何之。

鐵魂兄繪相馬圖見贈，有感而答之

鐵魂贈我相馬圖。開卷凝眸興感吁。橫勒當胸拖重軸。口韁長控一庸奴。可憐駿骨顯憔悴。千里壯心誰識吾。踏破鐵蹄尋伯樂。始能拔我出群駑。芒鞋絲束神仙態。相者如斯尚可虞。奮足他朝成天馬。人間從此有名駒。

送陳教授歸國參加救國會議

漠北胡塵催戰鼓。東鄰又失釣魚土。西南陳兵對趙佗。中原高唱自由譜。傍徨無計問美人。遂知赤運成末弩。台澎高舉漢旌旂。號我志士參戎機。盤盤大度陳夫子。菜根自甘如啖薇。此行信必獻奇策。定教王師立漢威。故國他年光復日。與公流連釣魚磯。

送羅彥賢兄使歐

海棠葉色紅，祇剩蓬萊島。北伐久無期，天心豈不槁。秦皇一世終，二世已草草。只思揭竿人，不思時勢造。遺民眼欲穿，子弟江東老。遇亂既不征，遇飢又不討。當年同髮青，對鏡倆相皓。聞君調使歐，

更誰挽既倒。悒悒獨行人，諤諤空文藻。君去不相忘，依依何足道。

註：此詩成於十年前，以國事蜩螗，僑社多故，而故人遠去，棖觸予懷，塗此藉表去思云爾。詩友和者甚衆，此詩固有批評時事，亦故國山河之思與寫實耳。殊料爲宵小曲解，構陷幾難以自明。十年以後，彥賢兄歸國膺重任，余亦佔議壇一席，同聚台北，非緣而何？回首前塵，彷如昨日耳。

許衍董詞長到訪

風雪北天吹不足。江南春草隨野綠。君家踏北自天南。虛位罇前侍文曲（衍董宗叔主編廣東文獻、文名藉甚，爲吾家名筆）。良辰聚首歡平生。昨夜只許談風俗。國事蜩螗未及言。今宵圍爐可相續。百粵文獻出巨手。立言已在三不朽。

吾家世代出貞廉。高樓萬里一杯酒。

張海山兄逝世一週年祭

萍鄉張家原望族。贛江歷代多文曲。生逢亂世好男兒。父諱士麟祖式竺。兄弟十人第一行。少年邀得天恩沐。東來倭寇已猖狂。蠶食鯨吞尚不足。豪傑誰堪見國亡。荷槍策馬換戎服。八年護我漢旌旗，西守東征更北逐。百劫征將洗甲還。神州萬里憑光復。衆昏諾諾唱太平。匪勢趁機成破竹。動地秧歌播新紅。五黃浩劫成終局。沐猴抱笏已登場。蒿目南行對櫪伏。斑斑血淚話當年。彈雨餘生此夜讀。憔悴斯人筋骨勞。晚來執筆伴孤燭。淪落天涯初有家。志蘭秀質出幽谷。白頭

誓約好相期。次第寧馨告誕育。投荒每易感山河。近老漸深情牴犢。
疾風勁草信多磨。一夜之間遭回祿。毀家何處棲孤雛。奮力另營成小
築。元氣淋漓罵賊奸。文章報國多忠告。少壯沙場鐵將軍。英年藝苑
掃流毒。亦文亦武眞奇才。能識能容大宰腹。天眼昏昏不假年。忽聞
已入仙班錄。妻兒繞室最徬徨。執紼萬人齊痛哭。忠義堅貞一典型。
捨君末世更誰屬。多難家國賴英靈。遙領王師光大陸。

復吟卷

奉和王德箴詞長「告別立法院」

殄瘁山河大可傷。卌年無悔寄洋場。凱歌我誓還中土。寶島誰憑制孽狼。惆悵定知人去後。紛紜未卜亂多長。姓名今必留青史。有頌黃花晚節香。

遊蘇加諾夏宮遺址

夏宮遺事多荒唐。說與遊人論短長。尙累珍禽囚小屋（夏宮有集珍禽如山雉、睢等，各建小屋飼養錦）。猶憐蛇樹出迴廊（寢宮迴廊有一樹，蜿蜒而出，狀若蛇，葉幹出至園中而後直立）。當年儷影風流處。今日庭園冷落場。角殿寢居臨絕地（寢宮建於高岡，並無靠山，論者以爲絕地，居者恆敗云）。空餘浴女嬉方塘（蘇加諾好色，爲世所著。寢宮下特設小方塘，容浴女裸浴其下，蘇某出觀。其在位時，浴女每候其出裸浴，希傳青睞。今遺址尙在。）。

遊印尼日惹（絕句二首）

一、波羅佛塔

千萬石頭成佛塔（佛塔爲石頭疊成，面積龐大，爲世界八大奇景之一云。）。佛陀悟道從頭刻（佛祖悟道之過程，一一刻於石頭上，人物宛然，導遊循次介紹。）。中原亦有石頭城（石頭城爲古之金陵，即今之國都南京。）。但願金陵無劫刻。

二、街道即景

榴槤滿道如堆金。夾岸青苗綠蕉陰。此地風光堪可隱。卜居可舒故園心。

遊泰國普吉島

靈山秀水數神州，義不帝秦捨歸州，桴海卅年雲路渺，神州山水夢中求。人人山水說桂林，桂林夢寐到如今；忽聞海外有普吉，道是佛國小桂林。與子列隊登長舟，板橋二丈早失修，前行有客驚滑倒，機轉舟去若飛矛。飛矛衝破海上水，水濺趁風打蘭舟。漫道河藏曲中曲，快舟穿過綠中綠，綠洲海上偶雜黃，黃葉雜樹斷還續。我似忘路武陵人，忽見桃源小洞伏；輕舟穿洞如出谷，豁然開朗大景局。靈山拔立似佛頭，遙對長鯨大海浮，長鯨何如似大象，爭論岡巒如野牛。忽然狗山撲面來，側有巨巖似削壁，天梯可借欲題詩，海風徐徐若相惜。遠山隱現列駝峰，大石天然插海中，上寬下小稱釘島，遊人驚嘆造化

工。江山秀靈非吾土，吾土雲山劫霧重。流水滔滔思不盡，鄉愁隨水向海東。

遊尼泊爾山城

從尼泊爾首府乘專機暢遊山城，飽覽世界屋脊景色，賦此藉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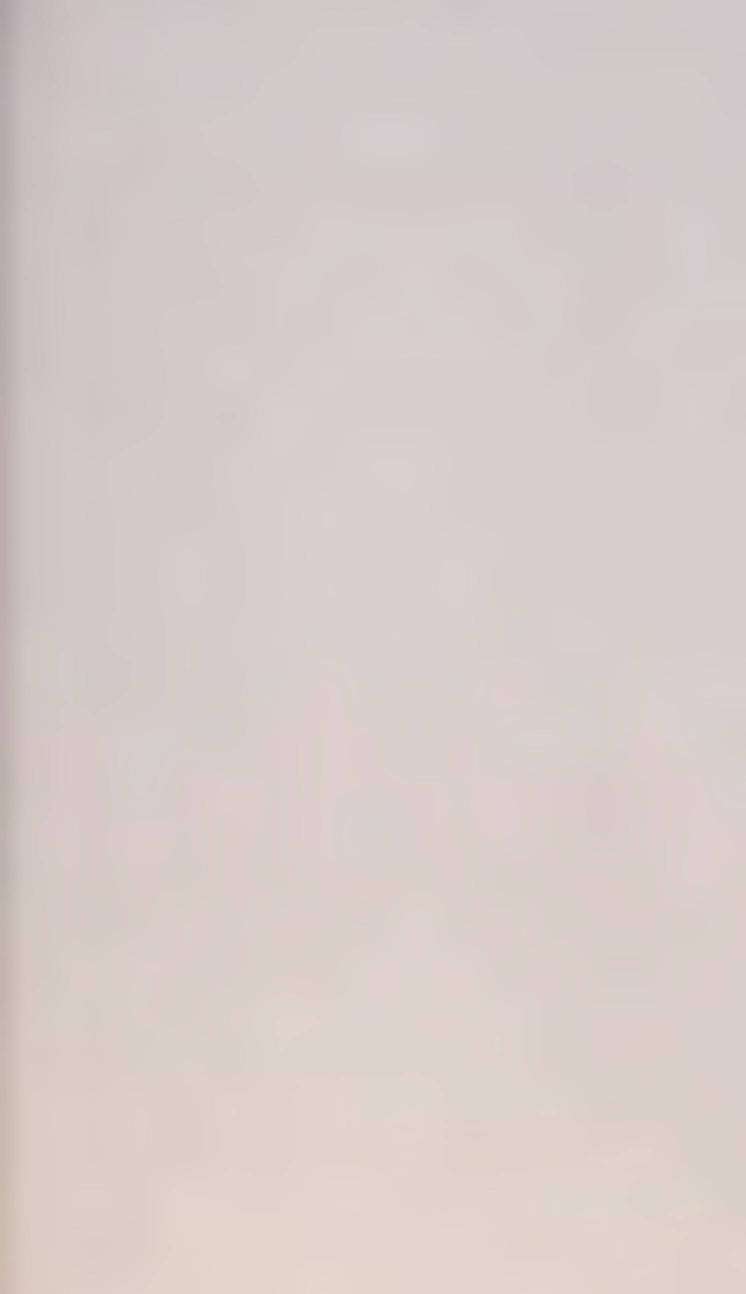
山城有客乘專機，飛向雲霄撥晨曦，穿霧排雲如奔電，霧雲撲面驚其奇。回頭雲路如劃地，眼底山巒欲近天，峽谷成潭銀蜿水，層巉有級緣梯田，梯田如上碧雲天，天高猶欲撫梯田。宇宙之奇何可喻，神思早入逍遙篇，鯤鵬背負九千里，身世彷存一萬年。風雲變幻眼前景，

豁然開朗浮仙山，山嵐深淺有無境，雪嶽隱現縹緲間，天河山谷走銀蛇，點點翠薇眼欲睒，黃路蜿蜒隨山轉，恰似天繩度山斜，終悟造化神來筆，點染人間莫驚嗟。

敬送梁院長肅戎暨全體資深委員告別

天安門前風雲惡，克姆林宮成腐索，列國東歐脫附庸，波羅的海沉鐵幕。共產運動七十年，千萬生靈塡溝壑。花事荼薇已褪紅，紅旗恰似春花落。設我精誠如當年，何愁不復舊城廓。誰知野人別有圖，竟認王朝即中國；又譏賢良矢忠貞，忠貞資深成老賊。是誰拋家憐島孤，來護旌旗不稍息；更維憲政議民生，民主政治立典則。孤忠奮鬥四十

年，四十年後相煎逼。稍有良知不忍爲，忍爲定必人無德，無德立朝國惟危，道心欲靜難緘默。諤諤一士空文藻，惘然揮手亦微皓，寄語珍重看河淸，河淸無限夕陽好。朗朗乾坤天不老，持笏戴笠均國寶，史冊他年必紀功，我先爲公寫詩稿，還約收京著春衣，泛舟同校復國考。



碑記詩畫序卷

唐人墓碑記

道不行而桴海，聖人有傷道之心，食不足而離鄉，庶民有傷別之懷。亂離之痛，聖人與匹夫之所同哀也。近世以列强交侵，內亂頻仍。生計維艱之際，閩人以臨海之便，每結隊乘桴於異鄉，或賣身爲傭，忍淚涉洋而去者，何可勝數。淸季嘉永五年（一八五二），從廈門乘美商船羅拔邦之華工四百餘，應募招而西渡加州，然一出國門，剪辮凌辱，揮鞭撻擊，致病不恤，反拋諸海，死者沉冤，生者激憤。原爲招募之傭，遂成抗暴之衆，撲殺首惡船長與虎倀者七人，於開往台灣航中，不幸擱於崎枝海面。乃蒙八重山政廳藏元，本人道立場，於富

崎原建屋收容者三百八十人；而美英之兵船驟至，砲擊再三，擄掠而去者七十餘人。復肆意追擊，入山搜捕殺戮，華工傷亡枕籍。其能倖存者，皆仰賴當地人士之掩護接濟，後又經琉球王府與淸廷福建當局磋商，先後遣還者一百七十二人。臨別祖餞，華工有結草銜環之答。而被殺與餓病致死，荒野之殘骸未掩，飄泊之孤魂何安。一九五〇年代間，又由八重山官民歸葬於石垣山丘之陽，刻磚砌墓，入土爲安者約一百二十骸。嗚呼！撫恤流亡，仁風足式。澤及枯骨，義立典型。琉球乃仁義之邦，中華有可記之史。又延至一九七一年，石垣市長與當地僑領林龍雄君倡議下重修。越二十年，中琉經濟文化協會以此墓

爲中日人民友好之象徵，豈可無信史之存，緣刻碑爲國人告，亦奠中琉兄弟不渝之情也。謹記。

中琉經濟文化協會理事長　張希哲立

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許之遠撰書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吉旦

自序

（拙著詩文初集原擬序文補刊）

藉歌詠而見志，付吟哦以舒懷，詩之所以長存而不廢也。無論古今中外，文學起源，莫不始於詩歌，蓋天籟其韻，易於傳誦。而社會進步，感受繁多，詩又能以約而精之文，納百感千思於數行間。則其

歷久不衰，豈無因哉。

詩於吾國，其格律聲韻，大成於唐。嚴謹非他國所及，故其文學地位，亦鮮有能及之者。

詞爲詩發展餘緒，用韻較詩更嚴，句法更錯綜複雜。而詞體型精約，風格緊腴，實駕凌詩上，在有韻文學言，大有出藍之慨。

予好讀詞章，及弱冠，初學塗鴉，以萍蹤靡定，前作多散失，究亦無足取者，及屆自立之年，偶整文案，集得絕、律詩各廿首，詞十七闋，曾手抄成冊，分贈親友。至今又十五年矣，以予從事於藝文研究，及小說創作，對此雕蟲小技，所增不多，故本集所載，半數成於

自立之前，其粗淺可知。況乏子建天縱之才，復缺文通神授之筆，且典籍闕如，俗務羈人，未及用功，如有稍堪一讀者，是中眞情耳。蓋少小離亂，至今猶作客他鄉，念國懷人，情眞詞懇耳。所附之文，或誌慶、或悼亡，非衷曲之言，何敢一序，是亦眞情之作也。年來詞友長者，每促將之付梓，殷殷爲詢，此禍棗災梨，欲束之高閣而不可得矣。況丁茲亂世，殺伐之聲四起，而詩教亦有匡救之功者乎！予何敢敝帚自珍，故從議刊行，藉作他山攻錯，深望大雅君子，進而教之，或可促詩風之興，不無一助焉。

士有無可奈之遇，始成可誦之文；人有無可訴之懷，遂鑄可傳之詩。造物者奪世俗之榮，造就詞人百世之名也。詞人得於天賦者必豐，如各其所遇，增其所感；則鬱勃之情，油然而生矣；配以文藻，沛然若決江堤，有不能自已者，然後可以成大家，享譽儒林。故薄一時之顯，而賜千秋令名，此天所以厚於詞人者也。

南陽郭逸之先生，僑越潮州幫長，一方之雄，而身歷戊申之變，遷徙西堤；又經乙卯之痛，居邦傾國；己未而違難大馬，庚申又涉洋楓葉。目覩興亡，身經榮辱，感慨遂深矣。故宣於文詞者，自非少年說愁，商女唱恨可比。

翁年前卜居本市，入湖楓詩社唱酬，每讀其詩，頗興洒酒臨江，憑弔興亡之感；句穩意新，爲吾社健筆。翁復擅於詞，有蘇辛遺風，兼柳員外之韻也。

乙丑之冬，翁輯其詩稿成熹光樓詩鈔卷一，將付梓，索余一言爲之序。噫！胡騎南牧，遂成汾陽中興之名；越南劫火，尙有南陽可傳之詩；此天厚於郭氏者也。

丙寅夏日許之遠序於多城

「詩文蝟集」序

夫文以載道，詩則言志；道發於義理，志培於性情。詩人有感於

衷而生於腕底；奇氣若缺江堤，浩浩乎，不知其所止也；或有鼓盪於內，激射而出，文勢何可當也。是故因情而生文者佳，以文而造情者僞。矯情之作，君子所不為也。

吾邑長者張文福先生，壯歲來加，孜孜以發揚國粹爲己任，於工餘之暇，不廢吟詠，屆杖朝之齡，積卷付梓成冊，顏之曰：詩文蝟集。予每感時人唱詠，多染末世流風，詩魂纖弱，甚若呻吟語，少有丈夫氣。讀張集而耳目一新，固不只無萎靡之弊，且忠義憤發，直欲起懦立頑，況所吟詠者，每關國情世態，苟依次序列，未嘗不可作史詩讀，則半世紀之變，有經緯可尋矣。而評人論事，不稍假辭色，有遷史之

遺風。今之所謂識時務者流，讀之寧不自警耶！則該集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大矣，是爲序。

「花燭重逢唱酬詩集」序

率性謂之眞，表眞謂之情，眞情者，發于內而表于外者也。詩言志，無眞情者能言乎？使能言，矯情之作，能不朽乎！予讀古今名作多矣，感人深遠，百世尤炙膾人口者，莫不發乎情。所以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豈有他哉。

吾邑詩翁張劍向先生，德齒咸尊，雖逾杖朝之年，所作之詩，英氣過人，不可迫視，所著之「詩文蛸集」，筆墨淋漓，眞情畢露，予

讀之，未嘗不掩卷嘆息，而感淑世何少見也，則後代儒林必傳，何待龜著。

今歲之冬，爲先生與德配夫人周奇馥女士花燭重逢之慶，鴻案齊眉，子孫滿膝，詞人有聯唱之祝，詩翁有步韻之和，珠玉紛投，積之成帙，將冊之留念，命之遠爲之序。忝屬後學，列交遊之末，豈敢辭之。

勞允澍伉儷畫展序

璞之不雕者，設爲良，亦璞耳。苟其質劣，執而刻之，雖良工，亦難掩其瑕，終難成精品。於人亦然也，其精於藝者，必具才情功力，

缺一不可。才情稟賦先天，玉之質也，功力積於平生，玉之刻也。求藝術精品不易，成藝術家者更難。予所以賞一精品而不疲，識一藝術家則若生平之歡也。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以歷史悠久，孕育其獨特氣質與精神，國畫誠最能反映之者。

近世西洋畫者嘗試打破其傳統之寫實手法，非畫眼見之物，要寫心中之像。殊不知國畫之畫道，早著於此，故能形肖神妙。無傳統之西畫者爲法所困，及現代畫者茫無所適。國畫正足以濟兩者之窮。近年西方畫者習國畫日多，即其因焉。

國畫源遠流長，至唐始分南北二宗，南宗王摩詰，北宗李思訓，各有成家之傳。荊關董巨爲四大家，南渡至元，亦各有大名家，明清之交，以遺民爲主，近世應以黃賓虹爲傳統畫之首席，次則齊白石，集書詩畫金石於一身。黃以繁勝，齊以簡擅，各具勝擅之譽。

香港畫於戰後始奠基，經廿多年努力，各有其成，中以呂壽琨爲突出，而後起之秀者，年前有黃磊生，近年則勞允澍，譚美容伉儷也。

勞君伉儷資質過人，比良璧也。未弱冠，即從名師張留石、林建同、李鳳公等遊，又從詩人何叔惠受經史詞章之學，甚得金石書家羅叔重賞識，允爲藝苑奇葩。迭次參加港大及海外職業畫廊展出，均獲

獎譽，由是藝名鵲噪。勞君擅寫牡丹，有黃荃遺風，富麗有王者氣，又非時下只塗金敷丹以媚俗眼可比。尤善寫墨竹，有徐熙野逸，骨格風神並勝。他如梅松蘭菊之屬，亦精妙有緻。譚女史長於山水，巖巉聳翠，奇氣縱橫，出於金線之手，誠不可思議者也。或寫魚鳥，則活潑可喜，有劉永年楊暉之風。予嘗參觀其畫室，則積卷數箱，可知作畫之勤，向藝之專也。是功力積於有恒，猶玉之刻也。英年即有此成，則他日何可量也。欣聞其伉儷應本市華人獅子會之請，假賓士域街多倫多美術學院作三日展出，屬予爲之介。予知其所學，見其所成，勵其所致，爰綴斯篇以歸之。

王鷹國畫展覽序

吾國畫壇，以山水爲傳統主流。沿習至清初未改，此種現象，固以傳統有關，然受皇室推重，亦一大因。試觀故宮藏畫，以山水畫最多可證。惟傳統之山水畫，經歷朝相沿，雖宗法小異，仍屬大同。陳陳相印，已到山窮水盡，畫無可畫。而不甘困於前人臼穴；淪爲傳統附庸之俊秀者，遂思變日亟。如八大、石濤、楊州八怪之流，以過人之才情，於傳統山水以外，另闢蹊徑。而以花鳥魚蟲蘭竹禽獸是尙，中亦有及人物，但不多見，只有八怪中之羅聘專長。中清雖有任伯年等，但筆法仍師古，亦非專以人物擅長。故羅聘以後，亦無可傳之人，

一如吳道子之嘆！

人物畫難以爲繼，在封建王朝，善畫者每有不合意於權貴，致招殺身之禍。故名家不以畫人物爲得，應招者多屬畫匠畫工之流亞耳。此亦爲人物畫不受畫壇重視之因。寫人物畫之難，在其構圖之簡，藏拙不易，一筆之敗，全幅皆廢。且形肖不足觀，務傳其神態於筆墨間，否則有皮相之譏，此所以名家不輕爲，無才情者不敢爲，而初學者不易爲也。

年來海外畫壇雖頗熱鬧，惟可觀者不多，寫人物而有成者更少。王鷹女士其表表者歟！

王女士少年好畫，長隨名師遊，歷盡嶺表名勝，足遍大江南北。予嘗觀其所作，工筆人物淡雅精緻處，見任伯年遺意，而寫近代人物，線條豪放，神宇蒼遒，有羅聘遺風。女士好臨摹，是得古人筆意之由，師古而不泥於古，不爲古人筆墨所禁。善寫生，而又不忘傳統筆墨。遂知已悟道矣！

王女士曾將佳作在港、新兩地展出，大獲好評。來加以後，作畫更勤，業亦大進。是次應中華中文化海外復興協會之邀，將近年佳作百幅展出，不意藝壇盛事，見於楓葉之國，古今中華人物，出於針線之手，王女士亦足自豪矣！是爲序。

史仲安先生畫展序

近世學說紛陳，影響我國文學與藝術至鉅，在藝術表現尤爲顯著，即以國畫言，西洋畫之理論與技法，近世常應用於國畫上。然推陳出新，原所必須。惟國畫不能忘情其基本筆墨。脫離中國筆墨之表現，何可稱爲國畫。余深佩史仲安先生此論。

余嘗與史先生論畫，由朝及夜。聽其滔滔之議，舉凡畫史、畫理、藝壇人物與流派，無不精嫻獨到。知其用功之勤，得道深矣。余嘗縱覽其作品，看其運腕揮毫，一筆一功夫，技亦見矣。夫國畫，非得其技不能進堂奧，非得其道不能上層樓。先生卓然成家，豈是諛詞。

先生畫號壺齋，此次作北美首展，國畫之同好者，觀後必有同感焉。

李奇茂先生畫展序

吾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歷朝文物，多聚中原。長江下流以次之沿海諸省，迄明以後，收藏文物始大盛，緣以土地開發而漸趨富庶，海通以後更顯著。收藏之富，滬上與廣州之名流巨賈，絕不稍遜項子京；其中數家尙可追帝家內府也。余生長鄉野耕讀之家，自高叔祖爲清同治進士起至光緒間廢科舉，尙算功名頗盛，除進士外，尙有兩位拔貢和九位舉人，故家廟與書屋所藏之書畫文物，龐雜難爲數計，每

年擇日檢晒文物一天，余在童年常奉長輩命，擔任看守職，故印象深刻。然幼不更事，不知其爲寶也。及大陸陷共，余家所佔兩村千口大家，除極少數外，幾全數打入地富階級，大多掃地出門，所有文物毀掠殆盡。余遺難香港，聞之失神者數日。後來台就讀，常徘徊於台北市和平東路裝裱店觀賞書畫，不無兼憑弔昔日余家文物之意，亦與書畫結緣之始。全在台四年，常佇立遍觀裝裱字畫之餘，對李奇茂先生神采飛揚之畫，印象深刻。

余以性近藝文，雖飄泊海外，常留意國內畫壇，李奇茂先生作品與動態，並不陌生。余在二十多年前著之「風雨江湖二十年」，在香

港星島晚報連載，曾舉海內外藝壇兩人，一為香港之呂壽琨，二為國內之李奇茂。呂壽琨以後享大名，以畫藝而獲英廷MBE勳銜，惜不永，於十五年作古矣。李奇茂今享盛譽，儼然大家。兩年前余有機識荊，攜上篇舊作為贈，同浮一大白，不負雙眸。憶三十年前事，於今兩鬢微霜；李先生亦髮如皤雪矣。

到老心情欲近僧，退華抱拙而已。近年李兄之筆漸恣，以余觀之，一則熟能生巧，二則悟古人筆意。孫過庭所謂「意在筆先，翰逸神飛」即是也。王僧虔有言：「夫書道之妙，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書家用筆之要旨，其高下之分，盡在此語。畫家悟

此，必有大成，李畫神彩飛揚，乃得古人用筆遺意。而又致力於素描與線條之精鍊，故「形質」雙具，「可紹於古人」則必矣。滬上名家任頤，曾指點吳昌碩以其擅長之大篆入畫，而終成一代宗師。李兄作品暗合古人用筆之意，乃余觀察之結果。李兄其許我乎！

齊璜論畫有言：「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又云：「似則媚世，不似則欺世。」故高手在似與不似之間。吾國享大名之畫家，其所學者在筆意，所表現者在精神面貌，故能神形俱肖，非徒肖形而足。時人每多附庸風雅，惡色惡墨以爲好，火氣十足，夸夸其談，以爲天下無人；逐末技而不聞「道」，早失國畫本性，豈不可笑。李兄深諳此

意，常在余恣意評析中，撫掌相視同笑。

韓幹畫馬失諸腴，郎世寧失諸肖，徐悲鴻失諸嶙峋。論奮起槽櫪，昂首天外，塵難追快者，吾寧取李奇茂。聞其將展，先序。

（中華民國八十年耶誕，時在香港渡假，三杯落肚眞言。許之遠並誌）

陶澐師生九一聯展序言

吾國畫壇，自唐以後，向以山水畫爲大宗。北宗李思訓父子；南宗王摩詰。南派爲文人遺興餘緒，以氣韻雅逸勝，爲士大夫所推崇。入元畫風一變，而尚蕭疏淡遠。明人尚精緻，畫風遂流於纖弱，清初四王承明餘緒，雖云傳統，惟以流於陳陳相印，求之宋元蕭疏淡遠，

不可復得矣。四僧以過人之才情，嘯傲山林，遂能擺脫傳統臼穴，爲山水畫別闢蹊徑，開近代山水創新先河。四僧中，八大才華卓絕，復以無可奈何之遇，寥寥幾筆，自有孤憤，「筆墨無多眼淚多」，以簡馭繁，爲畫壇獨樹一幟；苦瓜「搜盡名山打草稿」，論道與藝，允爲雙絕；故能師造化而不師古，遂開近世寫生先河。

余入道以來，遠適異邦，三十年來，觀畫展百千，何曾歛首低眉！十年前，遇陶師五柳書齋主澐公畫展於楓葉湖畔，始知嶺表人物，足洗難出白鵝潭之譏，筆墨兼擅，意在八大、苦瓜，氣韻遠撫雲林；故能自成面目，奇磊蕭疏，風格淡漠，一洗纖弱流風、陳陳相印習氣，

足與古名家相抗頡矣。

年來余得侍杖履，澐師每揮毫，命余侍側，隨寫隨述，筆筆其來有自，其去有跡，圖近撫遠，濕躁交融，腕底煙雲，胸中自有巉巖疊壑也。齊璜願為青籐、苦瓜門下走狗，其斂首低眉於名師尚如此，況不才如之遠乎！

澐師於一九七六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國畫山水」，一九七九年入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國畫山水基本寫法」。至一九八九年以移居加國而辭職。此十數年間，春風桃李，弟子何止三千。澐師早在一九八零年與門人同組五柳書齋畫會，每兩月雅集一次，自澐

師遷加後，雅集仍舉行如故。自畫會成立至今，十有一年，澐師以同門十年切磋之功，豈無一卷之集以紀。爰命五柳書齋衆弟子經紀其事，并命予綴數言爲之序。憶！十年樹木，尚有可造之材；十年畫藝，豈無可取之幅。況澐師妙筆領銜，弟子賈勇而進耳。謹序。

祝壽、悼喪卷

紀念
岳丈　盧公少荃逝世十五週年

蔡逢甲先生八秩榮壽序

史之仁人義士，事蹟每令人景仰，余嘗求其共同點，實本於達。不達而能仁義，吾不信也。達者始知命，故能授命於天，而成仁取義也。能達始不忮不求，居廟堂之高，「所居不過容膝」。處江湖之遠，可處陋巷曲肱而枕。故仁者胸懷，不達無以致之。成敗利鈍不計，置死生於度外，故義士行誼，不達何能致之。近世人尙功利，去古益遠。遑論成仁取義矣。名位之爭，利祿之戀，似所必然而應爲。是則天下滔滔，俱市井之徒而已。末世之風澆薄，豈無因哉！

吾粵長者蔡逢甲先生，宅心仁厚，義行足式。壯歲奔馳國事。中

年寄跡海隅，猶以文章報國，揚正氣、闢邪說，以正人心爲己任；遇事銳意恐後，名利避之若浼。仁心義行，樂天知命有如此者。余早歲從先君、岳之介而得奉杖履，歷三十餘年，不論戴笠乘車，視余若親子姪，其效忠黨國，堅貞感人。

今以杖朝之慶，余將其忠貞事蹟上報，蒙行政院長伯春先生賜贈壽酒及酒具成套。立法院院長梁肅老頒題「松柏堅貞」，監察院院長余公俊賢頒題「耆德長年」，總統府資政高公人言頒題「忠貞壽國」。詩曰：「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是爲序。

憲安伯父七秩榮壽序

仁抱衆生之苦；義無反顧之憂。仁義之士，天壞正氣之所集，故能悲天憫人，激濁揚淸。雖斧鉞阻於前，妻孥牽於後，其成仁赴義，弗顧也。

士以名節爲重；君子以誠是尙。窮能獨善，達則廣庇。予遺難香江，侍憲安伯父大人杖履之後，聽其敎仁述義，保節存誠之論，覩其身體力行，彈指卅年，伯父今屆古稀之齡，予逾不惑，遇難無悔，受挫而不墮者，微訓誨之功，吾亦流俗之傖夫者乎！南山仰止，正襟東拜而晉一觴也。

余幼隨石民公讀書於書齋，若荒於戲，必受誡曰：汝伯父對不肖子侄，不稍寬也。某歲，同屋少叔，竟染芙蓉癖，執行家法於三宅書館者，即伯父焉。少小聞之，懍然知所戒懼也。伯父畢業於中山大學，曾任廣州行營軍法官，正直介廉，定無冤讞。大陸陷共，義不帝秦，孑然一身來港，隱於市肆，予年十五，去國來依，得日夕親炙，始知人事規範。執帚階庭，命先掃幽暗處，知不可欺人自欺，暗室不可欺。以後求學任事，遠離杖履，事有疑難，奉書請益，輒能導開所疑。於私則情理兼顧，仁不失矣，於公惟大節是問，義在其中矣。港共暴動，曾函告如走避不及，共軍入城之日，即蹈海之時；秉性忠烈如此。

予生逢亂世，流落異鄉，出道以來，不敢好非份之名，未佔非份之位，與非份之貨也。兢兢業業，猶受宵小忌妒，謗議叢生。而尚能寓理帥氣，存誠守志者，皆伯父教導薰陶致之。

伯父好書，得吳道鎔太史神韻，曾手抄竹湖公詩文集贈予，又賜傳家之宣爐。而情同骨肉，自思受恩深重，而未獲寸進，難副厚望。今屆伯父七秩榮壽，書其恩義，藉誌不忘之意云爾。

伍公于鏗九秩榮壽序

克己謂之忠，守志是爲貞。盡其誠心以事上帝，堅其志節以報總理。歷六十餘年而不改，向道之誠，力行之堅，伍公于鏗可爲表矣。

公長於吾邑台山縣斗洞鄉，家貧苦，幼失學，然勵志向上，年僅十三，則孤拳獨奮，離鄉至穗。役於市肆，以慕基督教義，乃不患不懼，後輾轉從商，涓滴而積，遂得放洋海外，憑其堅毅，卒能蜚聲僑社。於德望俱隆之際，毅然買棹東歸，爲桑梓造就人材，負籌建如柏女子師範學校，胥山中學，使鄉曲絃歌不絕。及見其成，則又飄然奔加，以興建長老會、華僑公立學校而奔走，膺募捐主任，憑其堅毅，卒底於成。以後籌款維持，嘉惠莘莘學子，至老益堅焉。

當公來加之初，親聆總理演講，以報國心切，即加入同盟會，奔走呼號，義無反顧，北伐抗日，出力輸將，從不後人，不以國難而餒

其氣，不以時危而奪其節，忠貞自矢，晚節尤香也。

孟子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鑒公之生平，以少年勞苦，而好學不倦，憤發自勵，終脫穎而出，至老則德望俱尊矣。益信聖人之說不以我欺也。

公生平刻苦自勵，雖屆高齡，仍身兼兩職，樂天知命，今春始榮休。不嗜煙酒，喜寫字。常書朱子治家格言、禮運大同篇以贈親友，其志事可見一斑矣。

今公値九秩榮慶，與夫人同登壽域。英拔如修竹，穩定若老松，杖履康泰，上天眷顧忠貞長者如是，益信山河重光之日不遠，特爲之

序，藉勵來斯，使後者有所矜式焉。

周公顯榮七秩榮壽序

治世致君爲堯舜，亂世效命於疆場。此馬伏波不願終老於婦人之手，而班定遠不甘爲刀筆吏之故也。定國匡時，古之仁人志士自期如是。

周公顯榮先生，湘耒陽人，少有大志，初服役於江西公路局，以幹練稱。旋擢爲廬山海會寺站長。及抗戰軍興，公投筆從戎，入軍校十六期工科，畢業後分發七十軍，效命國家，東征北討，歷排、連、營長，以戰功入陸軍大學參謀班深造。旋調黔桂湘邊區總司令部，參

與戎機。該部後改爲第三方面軍，接受美式裝備，爲國軍之精銳。戡亂戰起，任無錫指揮所參謀主任。及戰事逆轉，大陸陷共，始輾轉到港，撫輯流亡，忠厚具見。近年榮休，攜眷來加，致力於我文化海外復興工作，到老不倦焉。

公喜京曲，少飲輒醉，拍掌而唱，興至而舞，每令一室皆春。是則馳騁沙場之士，握笏擊賊之徒，亦執板高歌之輩者乎。非達人何克臻此。公今屆七秩榮壽，杖履康泰，芝蘭並茂，上天眷顧忠貞者如是，益信山河重光之日不遠，則進觴柏酒，其可缺乎。是爲序。

「四十而不惑」——爲星島日報四十週年報慶而作

民主政治之達成，乃建築在言論自由之基石上；而言論自由之表達，有賴於輿論而致。是故輿論者，乃言論自由之表，民主政治之本也。從事於輿論工作者，必須守其神聖職責，不爲勢劫，不爲利誘，始可爲民喉舌。而此者，亦非仁者勇者智者不可爲。輿論之領導者得人稱頌者在此，得人敬重者亦在此。

星島日報乃愛國僑領胡文虎先生所手創。緣以日本軍閥侵我日亟，終在民國廿六年盧溝橋事件，演變爲全國抗戰。先生蒿目時艱，遂於同年八月一日發行本報，對內呼籲全民團結，支持政府，擁護抗戰國策。對外號召僑胞，支持抗戰到底。其愛國家民族，伸張正義之決心，

有如此者。

胡好先生繼主報務，丕基日固。及胡仙小姐接任，經之營之，以立論正確，眼光遠大，使星島報系躋列於世界名報之林，執輿論界之牛耳矣。其年來歷膺世界中文報協主席，領導群倫，所至有聲，可以爲證矣。

孔子以「四十而不惑」。所以不惑者，因識見久經鍛鍊而生定力，使矯僞者無法蔽其識，而虛妄者不能掩其明，洞燭先機，辨眞若定，是智者而不惑焉。今星島日報正屆不惑之年，其能繼續領導輿論，爲僑報作楷模，爲僑民作喉舌，予深信不疑也。

星島日報於四十報慶之日，正啓用衛星傳眞之始；開海外華文報業新紀元。此亦「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者乎！遂知可以爲祝，可以爲賀矣！

紀念盧公少荃先生

仁者憂衆生疾苦，未計己身之榮辱。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也。余隨盧公杖履之後，即不疑焉。

公諱字四海，號少荃，吾粤順德人；晚年隱於多倫多，自號多城醫隱。父兄早故，事母至孝，對弟妹照料提攜，遂以孝悌稱賢於鄉。刻苦自勵，身兼數職，猶力學不倦。工詩文，精對偶，書宗二王，兼

擅岐黃之術。初在穗垣司教席，並爲報社編撰，文名鵲起，旋受聘爲聯義社主秘，以幹練稱。及「廣州暴動」，爲暴徒追擊，外衣有彈孔三處，竟不傷。抗戰軍興，任省府秘書，以時局逆轉，隨政府播遷，招撫流亡，所至有聲。曾因公於途中翻車，車墜崖毀，而人無恙。旋調任財政部食糖公賣局粵中分局局長，以廉介稱。勝利復員，調美援善後賑濟會分署，至該會結束，始還初服。公剛介自持，辭官之日，宦囊如洗，乃攜眷至港，懸壺濟世爲業。及大陸陷共，港人心浮動，懾於左派勢力。公揭竿而起，邀集同志，於雙十國慶之日，高懸巨型國旗於九龍半島酒店之頂，臨流招展，全港皆見，鼓舞僑心至鉅。黃

花晚節，此之謂歟！

余少逢國難，亡命來港，越四年，始得追隨公之左右，朝夕親炙者三年。余負笈台灣，旋又買棹來加，越二年，與公之長女成婚。公於民國五十七年始退休來加，以其弟妹均留在港，故常來往其間。於民國六十六年，腸胃突感不適，經診斷爲癌，不及五月，竟棄我而去。嗚呼！公逝世之夕，猶待我到侍，呼我而應，始一瞑不視也，其念我有如此者，豈止翁婿情誼。嗚呼！天胡不憫！

公廉潔自勵，故時處困境。故舊每有所求，無不傾囊相授。貧病到診，不惟拒收診金，且爲其籌措藥費，是眞仁心仁術矣。病中猶以

國事爲念，未及於私。余奉公之靈灰歸葬於港，北望神州，稍慰英靈。

越五年，公德配夫人棄養，重奉靈灰歸加，合葬於多倫多市東北松本坡之陽，湖楓佳景，堪與仁者長伴。

盧公逝世二週年紀念日　敬誌　民八十一年重校

敬悼林善彰先生

天麻錫於仁者，餘慶必存於積善之家也。惡可隱於一時，而人終能識之；豈待天乎！善能藏於永久，而天必彰之，豈待人耶！雖有不常之時，然終無久違之理，予深信不疑焉。

吾邑長者林公，諱善彰，台山茘枝塘人，幼以孝誠稱賢於鄉曲。

好學篤行，精岐黃之術。及弱冠，奮志抵加，初至雲埠五年，以懸壺濟世，兼習商業。後轉至多倫多市，自立門戶，設治安藥房華埠，救疾扶傷，僑界咸德之。至民國四十六年，與哲嗣環陔君之環球商號合併，遂稱治安環球，直沿至今矣。

公抱匡世救國之志，早歲入國民黨。北伐抗戰，出力輸將，從不後人，以其誠樸沉毅，表裏一致，甚得同志信賴。於抗戰時之獻機運動，被推爲收款人。醒華日報之始創時期，曾任總理兼董事等職。其得同志與僑衆信賴如斯。

公畢生致力僑社，爲聯僑劇社與九牧公所之始創者之一，視後輩

如子侄，出於眞誠；教助提挈，有長者風範。即有不懌，亦溫語相勸，是眞醫之儒者也。

公生於民前二十二年，終於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十日、春秋積潤九十。葬於多倫多市快活山福地，遺一子、十三孫、五曾孫，枝葉榮昌焉。誄詞曰：

心善行善術善，

天彰地彰人彰。

敬悼麥錫舟先生

君子以謙沖爲德。惟和是務。謙則虛，虛可以納智容人。和則平，

平可以養氣寧神。君子之志，雖不強加於象，而衆信服之。力不足以屈人，而人樂爲之用。孟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吹草偃」。當群情洶湧，亂象已萌；而君子一語，立解爭端。或理智頓塞，拔劍張弩，廝殺立生；而君子一過，便淸明在抱，揖讓而止。此德風之謂歟！

今之淑世，橫行邪說，輒以暴亂作號召，藉欺騙而達其目的者，上行下效。握權勢於高位者，互舒縱橫捭闔之手段，使人目眩神迷，悚然而懼，初怯於其勢，繼則俯首聽命。即市井無賴，一不適意，皆目欲裂，拳頭在近，官府在遠，衆亦怯於其力，凜然而畏，繼亦屈從。

嗚呼！世之劇變，在暴者衆而德者寡，君子凋零，哲人其萎，余所以傷麥公之遽逝也。

麥公爲吾邑之名賢也。忝列交遊之末，附驥亦十年矣。公性純厚，予則剛直。非不知剛直易折，因有感於末世，而救君子之道窮也，俗者焉可知哉！

公諱字錫舟，臺山人，壯歲負笈來加，志行高潔，沉實謙和，邑人咸信服之，宗族之事，以德齒俱尊，每一言九鼎。而信道至堅，瘁力於教會，有生之年，未嘗或間。於僑社工作，尤爲畢生著力所在。如抗擊四三苛例，籌建華僑公立學校等，出力至多。今華埠熙熙攘攘，

僑校之絃歌不絕者，公之功不可沒焉。其對國族之效力，臨危授命，擇善固執，至死不渝，亦足起懦立頑，又豈朝秦暮楚者可比耶！觀其行誼，察其志節，麥公其爲君子儒，則不彰自明矣。出殯之日，奠者途爲之塞，備極哀榮，可知淸芬雖遠，遺愛猶存矣。

悼念呂壽琨先生

予性喜文事，而於國畫及音樂，則均未習，未嘗不引爲憾。故希望他年及早歸隱，於閉門思過之日，得隨名師，爲其提琴挾箏，或磨墨展紙，旣學弄絃，又學寫畫。俾能朝調箏，晚撥琴；日間以作畫自娛，不問世俗事，遠離是非圈，歸樸返眞，還我本來面目。

近年，予頗留心畫壇，一以求友訪師之心，二則以年來吾國精畫外流，若能盡一己之力，雖漏萬收一，總勝於無，未始不爲國粹盡個人保存之責。故過去名家，今之時賢，雖不敢言深知，亦稍具淺識。香港呂壽琨先生，即其表焉。

予從香港中外畫報，見呂先生之作品，覺其所畫之香港獅子山，佈局奇雄，氣象萬千，使人有不可迫近之勢，確是大手筆。時人畫石每失其雄，畫山水每取其嫵媚而失其氣勢，均不足登大雅之堂，呂先生畫無此弊，遂心儀其人。後閱報，知代表香港畫人，以個人作品在日本世博會香港館展出，并刊其最近作品，又深一步認識呂先生之畫

風，每與人論起，常以未識荊爲憾。後來，始知其爲吾友龍軍訪之內兄也，經龍君伉儷之介，遂得通訊息焉。

呂君爲人耿介自持，其耽於畫事，必無旁騖。嘗書予曰：「我旣獻身畫道，入道之人，捨道之外，不談其它，因我所要學者多而所要做者更多，再無時間與暇情以談其它矣，不知者視爲怪，知者諒我。」

重展此箋一讀，而逝者如斯，其知來日苦短乎！

近世習畫者只做表面功夫，所書徒具皮相，無所謂神肖，只有形似即沾沾自喜，學者如是，教者如是，使吾國畫壇，每下愈況，今不如昔。古之畫者，不先學畫，要先習經，有穩厚之學問基礎，然後習

畫，有經史做基礎，可破畫上俗氣。呂君深知此中竅要，故以為：「弟乃一介寒儒，稍讀經書，遂知孔聖教人十五入學，學以知其所止，三十而立，立所以事其志。弟今超不惑之年，知而不疑，年逾知命，知而達理，矩道由心，從畫道，冀能吾知勉乎。」「是以一生廉潔自持，向不敢以畫謀生，蓋我國乃文物之邦，重文重藝而先重品德。文章書畫自然來而不可强求，更不可賣弄，此乃弟所從於古者也。」「四十年習畫以來，祗有閉門苦學歷代諸家之作，勤修內本有自性不動之心，功課之餘，力行以示教後代，聊盡身為黃帝子孫之責，冀繼吾國畫學於萬一，用心至誠，未敢自大。」今畫壇中，有幾人能發此精

闢之見地耶！

呂君對近世畫壇名角，不曾稍假辭色：「近半世紀以來，當代我國畫家中，張××不過是跑碼頭之江湖畫家，論技則尚屬能者之一，論道則尚未知其竅也。黃××祇是畫工，溥×氣質本不俗，除書法題識別具修養外，繪畫基礎不足，故有名士之形式而不能深入求眞。」

至於吾粵畫壇今昔，則作如是觀：「自明朝林良侍奉宮庭，此後明清兩代，則以遺民爲主，至若二居兩蘇（六朋、仁山）難免有難出白鵝潭之譏。二樵黽甫，更難與兩京楊州比擬，而所謂嶺×派與日本畫交流，其成就不及北方留日之傅抱石。」然而，「在香港近年去世之黃

般若，堪與第一流比肩并列。」「第一流者，當推黃賓虹爲傳統畫之首席。」而對他自己之作品：「我之畫并不想騷擾親友，亦不欲親友盲目捧場，我要樹立中國繪畫的眞正價値，公正而無言地向全球挑戰。」「弟乃冒險嘗試另闢天地，若此舉失，則中國四億幾千萬人中祗少我一人，若幸而有成，則可尋回茫茫墮緒。」壯哉！斯言。有如此抱負之人，而天不假以之年，豈止個人之損失，予欲無語以問蒼天！

呂君對其作品，以非常嚴肅之態度，從不馬虎處理，他以爲：「畫之氣質，即畫家之修養，見畫如見其人，凡此皆吾國畫道之要求，未知我能有此成否？」「我之畫，我必認爲好者才放離，這是畫家對

自己畫作必須要負之責任。」「我對自己之畫十分嚴肅，絕不想應酬、敷衍。」

戰後香港畫壇造就不少人材，然成就最大，應首推呂壽琨先生。以其學基之厚，作畫之勤，才情之豐，如天假之以年，將來不難成爲世界有數畫家，今天妒英才，哲人其萎，豈惟國族之損失！其出現以至殞落，一如彗星，劃空而過，雖短暫，而其光華激射，把生命之光與熱，發揮極致，則又非晦暝不定者可比。其個性淡泊清絕如空谷幽蘭，人多不見，而其香遠益清。其作品，年來爲近代名家售價之最高者，惟其不以高價而濫售，故件件皆精。予聞法國博物館收藏最豐，

其他名廊亦以有其作品爲榮，則異代儒林，對其畫其人，終必傳焉。

予藏其「妙蓮」一巨幅，用墨不著色，而諸色俱備。梁啓超評六祖：「八風吹不動，火海出妙蓮。」壽琨先生亦以此爲自己寫照乎！對卷思人，不勝悼念之至！

敬悼張文福先生

余來加之初，本市詩人，所知者僅二：一爲半癡詩禪，二爲張劍向翁。半癡詩禪本商賈，挾巨資來加退休，對胼手胝足華僑，目無餘子。雖曰詩禪，卻是顧盼自雄，自言己詩已駕凌六一居士（歐陽修），故又自號新六一居士，可與李杜幷比肩云。余當年以初生之犢，不知

晦藏;將其詩中沙石,一一批駁;筆戰遂起,竟延兩周。自經此役,半癡詩禪即不復出矣。余深悔漫浪,引以爲戒。而余與劍向翁忘年之交,垂近三十年而彌篤,可謂緣矣。

劍向詞丈文福先生,吾粵開平四九南安里人,一九一七年來加,至今七十二年矣。歷任中華會館副主席,龍岡公主席諸要職。耿介任俠,有聲於時。曾多次率領龍岡代表國歸國,藉表葵向,獲蔣公接晤。又曾與當時蔣部長經國先生在瞭望台校閱演習隊伍,人生殊遇,可謂達矣。

翁以任俠率眞,所爲詩文,亦粗樸豪邁,慷慨激昂;於此澆薄世

風，眞可起懦立頑。錄其兩首可知：

國事蜩螗不勝悲，推原禍始孰爲尸。巢營幕上應知險，馬勒崖前未足危；齊有一城能卻敵，楚存三戶可興基；休愁大地拖難轉，祇恐人心散不維。

異味相投不欲聞，十年難化話蕕薰。有仇肯讓天同戴，無國休談產共分；不與相攘籌善策，莫從搗亂促亡淪；重傾借問巢何處，火劫崑山玉石焚。

翁嫉惡如仇，一如其名，持劍相向矣。對大奸惡，曾不稍假辭色。所著「詩文蛸集」，中多斥妄誅奸之作。如「弔死馮玉祥焚軀」、「

送汪精衛逃日」、「送李濟琛蔡廷鍇投共」、「送宋慶慶齡投共」、「向華僑作當頭棒喝」。而矜世哀時，則每多悲天憫人之嘆，如「國事傷感」、「弔凶年」、「弔開台洪潦」、「弔大陸農村」、「輓南樓七烈士」等是。嗚呼！天地不仁，蒼生芻狗。詩人以赤子之心，其能自默而不能默，發憤一振，聲大而遠；豈舞文弄墨之儒生語可及哉！

翁能善眞保元，積潤一百，歷見上下共八代，可謂上壽矣。德配奇馥周夫人尚健在。哲嗣永植先生；長女瑞珍，嬪吾粤名宦法家之後余燮平先生；幼女瑞英，嬪本市殷商名流林環陔先生。內外孫二十一人；曾孫十三人。孫輩均卓然自立，有聲於時。仁者其有後歟！翁卜

葬於本市網比臣之陽。春草秋楓，夏陽冬雪，可以長伴供吟詠矣。因誄之曰：

張劍向前，褒忠貶妄千秋在；

爲文積福，孝子賢孫百世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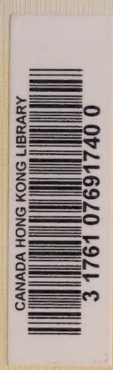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版

許之遠詩文別集

訂　價　60元
作　者　許之遠
通訊處　國　外：33 Nassau st. Toronto, CANADA M5T 1M3
　　　　台北市：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91號218室
發行人　汪元生
出版者　華興書局
地　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82號9樓
電　話　3632372・3622800
郵政劃撥帳號：0015499-0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0642號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7691740 0